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七

宋 林虙 編

西漢七

昭帝 十五

勿收賑貸詔 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詔民勿出馬 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舉賢良文學詔 五年六月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立鉤町王詔 六年七月

鉤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毋波為鉤町王（毋一作亡）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賜遺韓福等詔 元鳳元年三月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一云

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封杜延年等詔十月

左將軍安陽侯桀驃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比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無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

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官壽皆為列侯

賜燕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摧鋒從高皇帝懇菑除害耘鉏海内當此之時頭如

蓬蓧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赦燕太子等詔十月

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迺與長公主及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

王及齊王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毋斂馬口錢詔 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得以叔粟當賦

詔毋漕 三年正月

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封范明友等詔 四年四月

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為平陵侯

封傅介子詔 元鳳四年五月

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禄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人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封張安世詔 六年十一月

右將軍光禄勲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

叔粟當賦詔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減口賦詔 元年二月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兩漢詔令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八
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劉禮

兩漢詔令卷八

宋 林虙 編

西漢八

宣帝 六十六

賞功詔 本始元年正月

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

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將軍龍頟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内侯勝邑戸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光禄大夫遷為平丘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畸光禄大夫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内侯德武食邑

議戾太子號謚等詔 六月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益封張安世詔 本始元年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勲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千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益封霍光詔

上同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戸與故所食凡二萬戸無勤勞國家四字守職秉義為守節秉誼古今之通義為古今通誼

置廷平詔當在本始間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議武帝廟樂詔二年十月

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𫎇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律音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褒周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効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

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見禮樂志本紀云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賜陳遂璽書本始中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損膳減樂人詔 四年正月

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

地震詔 四年三月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一云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令三

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
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六月

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
室屬未盡而以罪絶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
自新

嘉霍光詔 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

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賞王成詔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令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

封霍雲詔 地節三年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賜鰥寡舉賢良詔 三月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罷車騎等屯兵詔 九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

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舉孝弟等詔十一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

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吏有喪勿繇事詔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赦為霍氏所詿誤者詔七月

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謀一作欲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令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

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名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讐其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

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賜霍后策

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

減鹽價詔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

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課獄吏殿最詔九月

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御史課殿最以聞

鳳皇甘露詔元康元年三月

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

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内省匪懈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

以黄霸為潁川太守詔 元康初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

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細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博舉吏民詔八月

朕不明六蓺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賜張敞璽書元康元年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赦天下詔 二年正月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令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察吏詔 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更名詔 五月

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封海昏侯詔 三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槃而不殊槃一作析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

封丙吉等詔元康三年三月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曽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徳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内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曽玄舜延壽

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深淺報之一云吉為博陽侯其封邑千三百戶

報丙吉詔元康三年三月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諭蕭望之

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禁彈射詔 六月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詔 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 一云朕念夫耆老 髮齒墮落血氣衰微 一作既衰 亦亡暴虐 一作逆亂 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 一云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 不終天命朕甚憐之 一作不得終其年命 自今以來諸年八十

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褒尹翁歸詔 元康四年

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神爵集宫苑等詔 元康四年

迺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宫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於德厚屢獲嘉祥非朕

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

親奉祀詔 元康末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改元神爵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

嘉穀玄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止諸侯王等毋朝詔 神爵元年六月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襃朱邑詔 神爵元年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祠江海等 神爵初

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

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國中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

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美陽得鼎詔 神爵中

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

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

敕天下詔二年二月

迺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下

益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策蕭望之神爵三年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禄勲惲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

封鄭吉詔 神爵三年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

安遠侯食邑千戶

神光詔 四年二月

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大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襃黄霸詔 神爵五鳳間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詔勿行苛政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

令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單于稱臣詔三年三月

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

數畜産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内大乖亂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戸以下將衆五萬餘衆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珎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

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勗
馬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
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日食詔四年四月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
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
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問黃霸當是五鳳四年或甘露初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

免丙顯 甘露元年

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絶免顯官奪四百戶

赦天下減民算等詔 甘露二年春

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各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客禮待單于詔（二年正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一作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一作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一作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

賜汝南太守等詔 三年二月

迺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

察計簿詔 黄龍元年二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年其德弗可及也朕既不明數申詔公

卿大夫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徳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詔毋舉吏六百石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兩漢詔令卷八

兩漢詔令卷九

宋　林虙　編

西漢九

元帝（四十六）

遣光禄大夫循行天下詔（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静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

失業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内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詔關東今年毋出租賦等同前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

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戸牛酒

議律令詔初元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詔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九月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師古曰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宫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問賈捐之初元元年

珠厓内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罷擊珠厓詔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

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赦天下詔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

考終厥命令朕恭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自一水泉涌出下云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云云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惜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求言詔 七月

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

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詔報于定國　初元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録于君能無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

疾

詔報貢禹初元二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禄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

免蕭望之等詔初元二年秋

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禄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賜蕭望之爵邑詔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户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經書一作經術八百户一作六百户

賜諸葛豐書初元初

夫司隷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

免諸葛豐詔初元二年間三

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禄勲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隷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虗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

赦天下詔三年四月

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阸無以相振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

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罷角抵宮館等詔 四年四月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懬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

而已罷角抵上林宫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三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三匹吏民五十户牛酒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初元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其家後不敢告以故寖廣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庭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失

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陳朕過失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

哉縣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詔條責丞相御史永光元年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

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其各以誠對毋有所諱

議罷郡國廟

葢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賔因甞所親以立宗廟葢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又

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議廟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

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又

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

皆如舊制

赦天下詔二年二月

蓋聞虞舜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宄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孤獨髙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以奪光迺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 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賜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

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

焉夫受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罷吏士

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要害處

賜馮奉世爵詔 三年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絶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勲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

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黄金六十斤

三年十一月詔

廼者已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赦天下詔四年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以邉竟不安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

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求直言詔 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徵周堪詔永光四年六月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

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詔初陵勿置縣邑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賜淮陽王欽璽書建昭元年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謟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議封甘延壽陳湯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

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遣諫大夫博士詔 建昭四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赦天下詔 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

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晻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詔毋徵召證案不急之事同前

方春農桑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

敕之

改元竟寧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

張譚爲御史大夫詔 竟寧元年三月

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

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敕諭東平王守𡑞書 年月不可考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上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

異意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寛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

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
所聞見自今以来非五經之正術敢以遊獵非禮道王
者輙以名聞

乾隆御覽之寶

兩漢詔令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唐爍

兩漢詔令卷十

宋 林虙 編

西漢十

成帝 七 四十

赦天下詔 建始元年二月

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羣公孜孜帥先百僚輔朕不

逮崇寛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報匡衡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

自愛

報王鳳詔建始元年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報張禹策建始元年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若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赦奉郊縣減天下賦筭等詔二年正月

廼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賜許嘉策二年三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賜黃金二百斤以時

進侯就朝位

遣諫大夫循行天下詔三年九月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

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

元冤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復東平王削縣詔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詔舉賢良方正十二月

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

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詔嘉王尊建始四年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

加賜黄金二十斤

改元河平詔

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一云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大赦天下詔河平元年四月

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

減死刑詔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

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免王商詔河平四年四月

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

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策直言 河平四年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封楚王囂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

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病𤸎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報許后河平陽朔中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又豈有上官博陸宣城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戎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褱挾邪意猶

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戎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宫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宫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宫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宫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内也其後則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

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漂没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絶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烏焚其巢泰山之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烏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烏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説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若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

未大風自西摇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
於法亦安足過盖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
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
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
失之者鮮嘗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
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
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
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報王鳳陽朔元年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遜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詔順四時月令陽朔二年春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詔舉可充博士者（陽朔二年九月）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天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封王音詔（陽朔四年）

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

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户

勸農詔四年正月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税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遣諫大夫理等詔 鴻嘉元年二月

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朕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封丙吉後鴻嘉元年六月

制詔丞相御史葢聞襃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

封史丹詔鴻嘉元年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議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

之武彊聚戸千一百

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詔二年春

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鬰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

諆匡朕之不逮

賜王音等書 當在鴻嘉中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水旱詔 四年正月

數赦有司務行寛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辠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

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

朕意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賜史丹策永始中

左將軍寑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禄勲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冊免薛宣永始二年

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
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
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
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
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
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
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

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龍見日蝕詔二年春

乃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申飭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

又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

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一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封淳于長等詔十二月

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

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内侯食邑千戸閎五百戸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一云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云云

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詔三年正月

天災仍重朕甚懼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太中大夫嘉等

從元天下在位者老臣所疾苦其與吾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令皇太后詔有司永始三年十月

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

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詔有司四年六月

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禁車服奢僭詔同前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

隸校尉察不變者

孛星詔元延元年七月

迺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重直用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報翟方進元延四年十一月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

遣王立就國 同上

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還平恩侯親屬詔 元延四年

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

親屬在山陽郡者

還馮參詔元延四年

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立皇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

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立田帛各有差

封殷後詔綏和元年

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

賜翟方進策綏和二年二月

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

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
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
税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
朕旣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
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
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導羣下而欲久
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絶姦原憂國如家